聖學格物通卷之三

立志上

○易臨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臣若水通曰臨卦初九陽明居正偏臨四陰君子臨照小人之情狀故有咸臨之象以其陽剛居正故云貞吉象又發明爻辭之義以爲咸臨所以貞吉者以其志行正也以剛德得正位以正爲志者也又上與六四近君柔中之人相應則又志於行己之正以正乎小人之不正而其志可大行也臨則群邪去而大道斯行矣非君子之志之正其能不惑于

小人者乎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是故人君大臣之志莫大於至正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王道畢矣

○恒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臣若水曰雷風相與有恒之象君子觀此以常久其德立者中立不倚三十而立之立有立者道也不易者志也道無定方感而發於事然後義形而方義無窮而志有定吾志之道應時變之義而不變與天道常運日月常明悠久而無疆何易之有故君子定其志

而道義出矣

○兌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臣若水通曰兌說也以九陽剛居二中爲以孚信自守而說者雖比陰柔小人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也於是象又發爻義云所謂孚說之吉者蓋九陽剛爲孚信二在中爲志以孚信存於中心爲志存天理之正也故於小人說之以正小人感而說之何悔之有君志莫貴於至誠誠則天下小人革面君子革心而比皆我說矣

○書商書太甲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臣若水通曰此乃伊尹告太甲之言也懋勉怠惰皆謂有志無志也德者心所得之理也烈祖有功之祖謂成湯也伊尹言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爲所謂日新又新者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夫人之爲善在於立志豫怠則其志荒矣其志荒則天理滅而德亡矣故人君當以法祖爲志法祖當以懋德爲志洪惟我

太祖豐功茂烈德祚萬世誠今日

聖明之所當法以勉德不可豫怠者也

○周官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申戒卿士果於立志以廣功業之言也事之所成爲功心之所存爲志志於王者則王矣志於道德者則道德矣志於賢聖則賢聖矣夫志氣之帥也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豈有志於是而事之所成有不至於是者邪故言功崇者在於志也業廣者在於勤也若能果斷則無後艱之患矣宋儒程頤曰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其示人立志之說尤深切矣故果斷則志立志立則勤勤則功崇業廣而可以裕後於無窮矣何後艱之有哉後

之聖君賢相欲圖悠久之治者必先自立志
始
○詩魏風伐檀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
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
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臣若水通曰此詩人言伐檀者之勵志也坎
坎伐斧之聲言用力伐檀將以爲車今乃寘
之河干而無所用不得自食其力矣如不耕
則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寧
甘心窮餓而不素餐也然其勵志何以能若
此哉原其志之所存必有在矣非真有以見

夫天理之本體富貴貧賤處之一而不少易其志者能之乎志定則守定守定則非其道一介不取非其力一食不受也嗚呼賢哉伐檀之志乎由此推之立此志於學則必爲先難而後獲矣立此志於仕則必爲先事而後食矣立此志於天下則必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矣故曰不患志之不立惟患心之無見故君子之學必先求見大而後可

○周頌敬之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臣若水通曰此成王既受群臣之戒乃自爲答之之言也小子成王自謂也熙亦明也成王言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當自勉於學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將續而明之廓清昏蔽使吾心光大高明之本體以復可也夫聖學莫先於立志立志莫先於見大見大者非他即天理也天理者非他即吾心之本體也心體本自廣大本自高明人惟不見此體則志無定向而學有間斷廣大高明之體失矣成王言學而以緝熙光明爲志盍有以見大矣豈非堯舜禹湯文武心學之傳乎嗚呼賢哉

人主誠志乎成王之所志而自求本體之光
明則聰明聖智皆由此出何憂聖德不如唐
虞治不如三代哉
○春秋莊公十二年春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臣若水通曰叔姬歸酅者何明志也曰歸者
何明所天也叔姬紀侯之媵妾也酅者紀國
之屬邑也叔姬者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
夫仁不以盛衰改節義不以存亡易[illegible]守
故也天一而已故也叔姬以一婦人尚能全
節守義立綱常於萬世其志亦可壯也[illegible]之
覽彼兩髦誓弗二天殆與共姜之節同垂不

朽後之責國降虜奄奄出婦人下其志亦可悲夫

○禮記禮運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臣若水通曰大道之行謂上古道洽之時也三代之英謂名世之臣也當時君臣皆以天下為一身者也未逮而有志謂慕而願學之也慕之故志之志之故學之學之故身有之故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其志乎慕大道之志也

○孔子閒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

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

臣若水通曰五至一而已矣何以曰一志而已矣夫志心之之也心有所之而不已焉必其形諸言而詩成矣由詩之所至而不已焉必將加于民而禮以動之矣由禮之所志而不已焉必將樂民之樂而樂以和之矣由樂民之樂而不已焉必將憂其將壞而哀思民勤至矣夫由哀以遡于詩而卒本之志焉則人君之志誠萬事之本而不可不立焉者由是推之凡志於正者必無往而不正志於邪

者必無往而不邪邪正公私立乎中而以類應于外者若影響焉人君之志可不慎歟是故格物之道審幾要矣立志急焉

○儒行曰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雖危起居竟信其志

臣若水通曰危起居謂比黨者因事傷之也所謂身危也竟終信不屈也所謂志不可奪也夫立志至身危矣而不可奪焉夫然後謂之志志也者志於道也伸志則伸道矣

○射義曰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

臣若水通曰上下四方曰宇古今往來曰宙宇宙內事即己性分內事也此性道渾淪之體也志也者志於此而已矣故男子之生必先懸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而後乃使得食之所以示志也

○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

臣若水通曰此章聖人自言其進德之序而始之以此也然以此而始亦以此而終夫學莫先於立志而所志莫大乎道志于學即志于道也人之志道如木之有根然株幹花實皆與根一貫者也三十而立志之立也四十

不惑志之不惑也五十而知天命窮知此志之藴也耳順從心則極其變化而所志始畢矣然則志也者其聖學始終之要乎故世之學者未有不先定其志能任重而道遠者也然而持志有要焉忘則不及助則過皆非善學也勿忘勿助此孟子之所以善持其志而爲學者之所當從事歟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臣若水通曰仁與不仁之間不能以髮者也入乎此則出乎彼惡者非仁也吾心之邪念也仁者天理也吾心之中正也人於頃刻之

間邪念生焉則爲惡而不仁矣頃刻之間而
正念生焉則爲天理而不仁遠矣故其心誠
在於仁隨時隨處體認天理一毫私意亦還
聽矣惡念何由而生哉故曰無惡也然則如
是可以至於聖乎曰係乎誠否何如爾誠則
不已不已則變變則化孟子曰夫仁亦在乎
熟之而已有志於仁者其可以不勉乎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
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
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臣若水通曰此章記聖賢言志大小不同而同有所志也子路之車裘共敝乃以物公共於人者也且其仁及朋友爾顏淵之不伐善施勞乃以善公共於人者也其仁所及稍廣矣至於夫子所言之志則物各付物又有以盡天下之人矣其仁蓋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者也故程頤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由此觀之則孔門之學志於仁而已矣學者欲求聖賢之志同物之仁必先忘子路之車裘乃可以忘顏子之勞善然後聖人天地之志可造矣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臣若水通曰此章聖人言爲學進脩之序道德仁藝四者名雖異而實則同天理一而已矣自其天理渾淪而言謂之道志則心之所存惟在乎此而已矣志而後有得自其得天理而言謂之德據則常守之不失據而後有仁自其純於天理而言謂之仁依則與之一而不違自其天理之散殊而言謂之藝游則涵養吾心之天理而已要之始終惟用力於天理一爾盡天理二字乃千聖千賢之大頭腦學者之學聖賢舍此宜無用力者矣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臣若水通曰志者心之所主也三軍之勇其帥可奪者以其機非在已者匹夫雖微其志不可奪者以其機非在人者一成于志天地不能奪而况於人乎使其可奪則不可謂之志矣然其所志必如所謂志於學志於道志於仁斯有實體乃能堅定確乎其不可拔若無所見而徒執守以爲志所志者何事邪春秋傳曰吾志其目言有所主也然則欲立其志者又不可見無道之明學問涵養之功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諸侯將盟於宋西門之外

楚人衷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

臣若水通曰志也者信之主也信也者志之成也楚欲棄信劫盟而求逞志楚誠夷狄也言忠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民無信不立棄信是棄志也其能有逞乎志立而信行孚及豚

魚而況於人乎雖得志行乎中國可也故信者人君之大寶志者行信之大本君天下者可不知所務乎

○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産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産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

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
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
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
得乎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
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
幸而後亡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者夫
子之謂矣文子曰其餘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
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

臣若水通曰七子之賦一時之事也然而其
志不可掩矣觀其志而吉凶不可逃矣然則

君子之於志豈可不立而養之於素也哉

○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臣若水通曰器與道一道與官一者也故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是亦道而已矣守其官則與道而俱得判官與道而二之非聖人之所謂道也夫子官道之論聖門合一之指也虞人其亦志道之士隱於下位者歟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虞人以之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

立志下

○漢光武建武五年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屢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

臣若水通曰黨願守所志所謂不降其志志於隱逸者也若子陵者非志道之士邪故子

陵之不受諫議非爲高者也其與魯兩生皆
王佐才如用之禮樂其可興乎是故抱天民
之志不可以小成也故逃名以多修多修不
可以詭俗同器也故違時以獨善獨善不可
以忘世也故應物以觀兆見兆不可以苟從
也故全身以遂志是故懷仁輔義崇德致用
道斯修矣道德以崇禮樂具矣炎祚重光豪
傑攀附時見可矣久要同遊觀由察微叵同
器矣物色幣聘感其幾矣咄嗟諫議兆斯決
矣耕釣富春志正終矣其處也龍蟄其出也
雲遊其去也鳳翔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獨立

而不爲離羣見世而不爲隨時彼得湯武之
君則伊呂何尚焉圖讖之惑狂奴之鄙其如
禮樂何哉此子陵之所以見幾而作乎

○晉愍帝建興二年陶侃在廣州無事朝運百甓
於齋外暮運於齋内人問其故荅曰吾方致力
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爾

臣若水通曰侃之運甓自勵其亦臥薪嘗膽
之志乎以致夫平定中原之力其志大矣此
其所以高出於王謝諸人之表哉

○晉明帝太寧三年陶侃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
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

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臣若水通曰人之志勵於勤而荒于惰故古之聖人憂勤惕厲不敢懈惰荒寧爲志故也晉之風俗惟尚清談放達相高以至風頹俗敗禍延國家侃乃慨然以憂勤自厲可謂超然自拔於流俗豪傑之士也哉

○晉元帝永昌元年譙王承曰吾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爲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爾乃與城固守（承音拯）

臣若水通曰若承所謂國君死社稷志士也孟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豕也有焉後之守土者望風而降或力竭勢
去甘爲臣虜亦獨何心哉

○唐太宗貞觀二年六月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
苦空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朕所好者堯
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
則死不可暫無爾

臣若水通曰唐太宗自以好堯舜周孔之道
似乎有志者矣又以爲如鳥翼魚水失之則
死非有志而知道者能爲此言乎然貞觀之
治不能並隆堯舜者何也抑所志者徒區區
於堯舜周孔文爲之末而不講於大道故邪

孔子曰志於道夫道本諸身行諸人倫而達
諸天下者其本則曰允執厥中而已一以貫
之而已太宗所志堯舜周孔之文爲與梁武
所談之空過猶不及爾故人君有志於學其
所志可不講乎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魏徵上䟽以爲陛下欲善
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
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虚
言也
臣若水通曰語稱匹夫不可奪志而况人主
乎而况志於道者乎苟志於道則凡遷善改

過無一而非爲志也夫然後富貴貧賤處之一確乎不可奪矣惜太宗不講於此而徒以氣質用事有時而易矣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上賜手詔褒美魏徵曰昔晉武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凡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臣若水通曰太宗知晉武平吳而志驕而不自知其志漸不克終於治定功成之時者何邪凡以志之不立也其志既立則不變塞焉至死不變何前後衡決邪大抵三代之下人

主精一之學不講而往往假仁義以行之無惜乎其不克終矣雖然弦韋之喻又後之世主所不及也

○宋資政殿學士汝南公范仲淹所學必以忠孝爲本其所志則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其有所爲必盡其力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此諸葛武侯不計成敗利鈍之誠心也

臣若水通曰所謂志者不可奪之謂也而不以成敗利鈍而易心矣其可以奪者謂之意氣則可謂之志則不可仲淹所志以天下

憂樂爲己之憂樂庶幾伊尹之志矣顧其不能俾其君爲堯舜而無一夫之不獲者何邪豈一德之學未之講邪使仲淹志伊尹之志以一其德則以其憂樂擴而充之將與天地萬物同體而王道可行矣故君子之學以志道爲至

○宋徽宗政和五年置太子詹事陳邦光于池州蔡京獻太子以大食國琉璃酒器羅列宮廷太子怒曰天子大臣不聞以道義相訓乃持玩好之具蕩吾志邪命左右碎之京聞邦光實激太子諷言者擊逐之

臣若水通曰太子不以蔡京所獻琉璃酒器蕩其志誠若有志矣惜乎其明知京之奸邪而不能去反聽京以計逐邦彥有志之主固如是乎書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有志惟熙之主而後可然則爲人君者可不以立志爲先務乎

○宋孝宗淳熙八年著作郎呂祖謙卒祖謙旣臥病而任重道遠之志不衰

臣若水通曰伯恭任道之志臥病而不衰庶乎曾子所謂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者矣獨不知其當時所任重者果孔門之所謂仁乎

否也雖然世之人君以思得頗牧之心而思得如伯恭志道之流以與之遊從講習亦庶幾能引君當道志於仁者矣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殺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遥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臣若水通曰天祥其古之所謂志士者邪彼其一念恢復之志起而蹈蹈而復起故其開府南劍而忠義所激雖勤王之師不少得志于元而衆志不挫有以也夫觀其就義數語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蓋其所志有素定也宋之人主使天祥得行其志于初年則董宋臣遷都之論必不行賈似道之奸必斥宋之國家豈至亂與亡哉宋不出此如久病之人氣息奄奄扁鵲望之而走者而使忠節之臣抱志與國同斃不能不掩卷爲之太息流涕也

○賈誼曰志有四輿朝廷之志淵然清以嚴祭祀之志愉然思以和軍旅之志怫然慍然精以厲喪紀之志漻然㦖然憂以湫

臣若水通曰夫志一而已矣何也天理一而已矣天理存於中而爲志流動而不居隨處而發見在朝廷爲清嚴在祭祀爲思和在軍旅爲精厲在喪紀爲憂愀無一而非天理也是故一志立而萬善出矣爲人君者可不務乎

○宋儒周惇頤通書曰志伊尹之所志

臣若水通曰伊尹之志志於仁者也伊尹恥

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以爲己辜與物同體矣推其本自樂堯舜之道中來也是故君子欲志伊尹之志者當先志於道夫伊尹王佐也人君欲復三王之治者宜求如伊尹之臣同其志而咸有一德焉可也

○張載曰學者所志至大猶恐所得淺況可便志其小苟志其小志在行一節而已

臣若水通曰心之本體與天地同大也君子之學復其初焉爾矣故必見大然後能志大所志係於所見也志於大而局於小者有之矣未有志於小而能大者也故子貢曰賢者

識其大者　賢者　識其小者孟子曰從其大
者爲大人從其小者爲小人君子小人賢否
之別顧其所識所從大小之辨爾故志不可
不早定也
○程顥上殿劄子有云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
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
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
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
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
惟當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
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爲流俗因循

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

臣若水通曰萬化生於心故萬善始於志也志定而不能善其事者未之有也志不定而能善其事亦未之有也故君子定志之爲貴一定志而天下之治成矣程子斯言萬世人君所當服膺而從事者也

○問人有少而勇老而怯少而廉老而貪何爲其然也程子曰志不立爲氣所使故也志勝氣則一定而不可變也曾子易簀之際其氣微可知也惟其志既堅定則雖死生之際亦不爲之動

也況老少之異乎

臣若水通曰人有恒言志其帥也氣其卒徒也帥欲進則進欲止則止此其機猶非一身也志其心也氣其手足也心欲持則持欲行則行在我而已矣故君子養其志而氣斯至焉故志立而氣隨則老少死生不能移矣

○程顥應詔上英宗皇帝書曰今言當世之務者必曰所先者寬賦役也勸農桑也實倉廩也備災害也修武備也明教化也此誠要務然猶未知其本也臣以爲所尤先者有三焉請爲陛下陳之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

謀陳言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有其本不患無其用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是故厥政之務本於責任求賢而求賢責任又本於立志立志在於求道而體道在乎誠心

志道要矣誠心急焉人君務學以致治可不知乎

○眞德秀曰志者進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窮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精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利而已志乎道則理義爲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爲之主而理義不能入堯桀舜跖之所繇以異也可不謹乎

臣若水通曰眞德秀論志之言可謂切至矣然以爲基以爲發軔則似若以爲始而未究其終者夫志者人道始終之貫也故孔子自

十五志學至於不踰矩皆一志之所至也後之學者可不辨志以爲終身之地乎

○張栻作桂陽軍學記有云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端誅不爲文采眩不爲利祿汩而後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臣若水通曰異端利祿之奪志夫人皆知之也文采讀書之奪志雖宿學者未必知之也志立而讀書以發於文采猶樹木之根發於枝葉花實皆一氣之貫爾周敦頤曰聖人之訓入乎耳感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程顥謂謝顯道曰玩物喪志黃魯直曰以我

觀書處處得益夫志立則我立我立則讀書
文采不能喪志而皆可以養志矣惟
聖明留神焉
○國朝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太宗皇帝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
等於新進士中選才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
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曾棨等二十八人入見
太宗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
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
千百人中爲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
今之英俊然當立志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爲學

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爲文必並驅班
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
古之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
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
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己庶
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
意

臣若水通曰臣伏覩

太宗文皇帝選庶吉士教之於秘閣而進其學先
之以立志本之以道德全之以體用發之以
文章可謂知本矣大哉

皇言至哉
皇教其後諸臣往往事業有可觀但未聞以道德
顯名者豈亦未盡副
聖教期望之盛心乎洪惟
聖子神孫法
祖立教拳拳於庶吉士之訓甚盛典也爲庶吉士
者宜以聖賢爲志以道德爲本以文藝爲末
庶無負於
列聖相傳教養之本意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四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

謀慮上

○易訟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臣若水通曰天上水下其行相違相訟之象作事謀始所以止訟端也張載曰戯動作於謀也謀而善則善謀而不善則不善不善則訟端啓矣謀始者何也人心發慮之初也吉凶善惡於是乎分而訟不訟兆焉故謀之慮之求盡乎天理而人心安矣孰得而訟乎人君事失其謀天下訟之也其可不謹始而慮終也邪

○履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

臣若水通曰上者履之終九以剛明之才處之故能自考於其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祥不祥而善惡禍福之分數見矣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祥生於所履之善考祥非徼福也以自考也審視其所履者果天理邪人欲邪善邪私邪私則不祥生焉善則周旋無虧吉孰大焉人君履天下之事隨處體認天理其履而皆善則天下治矣豈非所謂元吉哉

○蠱彖傳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臣若水通曰三日言久也故齊以三日喪歛

以三日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并甲爲七日矣
書曰服念于五六日言甚久也久則慮之詳
而事無不善治蠱之道審而人謀盡矣人謀
非他也盡乎天理之極致而無歉者也如是
則亂於是乎終而治於是乎始矣天道之運
行無終不始無往不復其理然也而況於人
乎人君之治蠱致其先甲後甲之謀則何憂
乎蠱之不可治哉

○巽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
後庚三日吉

臣若水通曰巽之九五剛健中正故爲貞正

而吉吉則悔亡而無不利矣先庚後庚猶蠱
先甲後甲之義甲者干之始庚者干之中故
皐以五言之五爲上之中庚爲干之中故有
無初之義言貞吉如此雖無初而亦有終况
有初者乎先庚後庚謀之六七日則謀之審
而無不正矣以是居巽其有不吉乎
○繫辭傳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臣若水通曰物我人鬼理一而已矣人謀者
謀諸人驗其理之同然者也鬼謀者謀諸蓍
龜驗其理之自然者也蓋人心之理即易也
易之理即吾心者也故二謀盡而理得矣吉

凶決而亹亹成百姓日用而不迷矣豈惟百姓爲然哉古之帝王詢于芻蕘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夫然後盡天下之謀也謀其可以不審耶

○繫辭傳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臣若水通曰箕子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以其心一而已矣理一而已矣說諸心則理得矣謀諸已也研精諸侯之慮則盡羣臣卿士之謀謀諸人也夫然卜筮之用盡矣決吉凶而不疑成

事功之亹亹而不倦焉學易者合物我人鬼而一之則天下之能事畢矣

○書虞書大禹謨舜贊堯曰稽于衆舍己從人

臣若水通曰稽謀也此理在人心本自固有然或有所蔽則此理不明所以不能不資人問詢以警發其良知蓋此理人人同得故也然徒謀於人而不能從從而不能舍己皆不足以成德致治也故宋儒程頤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強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蓋人君一有自聖之心則不能兼有衆善而忠言不聞諂諛日至

良萬邦以貞夫萬國之正本於人君之善人君之善本於思爲故思者萬善之原聖功之本也爲人君者可不加之意乎

○商書說命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臣若水通曰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傅說告高宗言凡事當謀之於始必念慮之善合於天理然後動慮者心之思也動者思慮之萌達於事者也慮善以動慎動之功也善固可動動以其時乃所謂善也若動非其時便是私意程頤曰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亦此意也爲人君者可不謹動於念慮

之善使發當其時以及天下乎

○周書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臣若水通曰此乃箕子陳洪範稽疑之疇於武王也大疑謂祭祀征伐之事以至凡國家欲有舉動有關於生靈社稷者皆是謀及乃心斷之已以定其志之是非也謀及卿士庶人參之衆以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然謀於人之有心不若謀於神之無心之為公焉故終謀之卜筮也夫古之人君不徒謀於心又謀於卿士不徒謀於卿士而又謀於庶人不

徒謀於庶人而又謀於卜筮焉其謀之詳如此是以謀無不善而事無不濟後之人君每徇一已之私而不恤卿士庶人之議鬼神之怒者亦獨何哉

○周書周官蓄疑敗謀

臣若水通曰此乃成王訓告百官之言也言人之有所謀爲必决斷然後可以成天下之亹亹若積蓄其疑而不决則所謀之事見之不明行之不果必至於敗而不成矣故曰猶豫者事之賊也後之人君大臣共謀天下之治者可不决之於理乎

○詩大雅文王有聲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臣若水通曰孟子稱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古之帝王之創業孰不欲爲子孫千萬世之計哉顧其所謀之臧不臧而天理人欲判焉謀出於天理則以仁義立國而有可繼之統爲可大可久之業矣謀出於人欲則以功利遺後而無可繼之規非久安長治之道矣故周武王之遷鎬即臨辟雝講學行禮以敦天下之大化以淑天下之人心則其所謀者一天理之正所謂以仁義立國矣此其所以爲子孫之可繼而綿綿八百年有道之長也

雖然豈無所本哉武　上受戒丹書深明敬義以成聖學及其出謀發慮無非仁義之懿天理之正有天下者欲爲子孫千萬世之計外天理又豈復有遠圖哉始皇徒欲以長城萬里爲子孫萬萬世之業而不知二世已無秦矣豈非逆天理不行仁義之故乎噫可鑒矣

○大雅抑訏謨定命遠猶辰告

臣若水通曰訏大謨謀也猶圖也辰時也告戒也衛武公自儆之詩以爲謀之在於已者大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則令之播於人者定不朝出而夕改也所謂信如四時

堅如金石矣事之圖於心者遠不爲一時之
計而有千百年之規也故辭命之播於下者
以時非不戒視成也所謂三命而五申是矣
然謀猶命令二者皆見於事而實本於心也
苟吾心純於天理有所謨猶一天理也天理
則公公則大大則遠矣有所告命一天理也
天理則正正則定定則時矣夫謀發於中令
行於外由中達外一天理之中正則道德在
我而人之訓之順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嗚
呼武公知此其亦聖賢之徒歟原其要惟在
不愧屋滿之一言爾

○春秋莊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濟西

臣若水通曰書追戎者何譏無備也何以譏無備無遠謀也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濟西魯地也西戎遠戎也魯苟有備預防戎何爲而至於此未雨無徹桑之謀居安忘思危之計無惑乎戎之入境而不知已去而乃追故曰無備也無遠謀也而國已坐受其弊矣然則爲人君者固當思患預防爲千百年之計然後可

○僖公三年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臣若水通曰用兵在謀謀生於機有正有奇

所以神其機也聚諸侯之師以陘爲正以宣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守境爲奇以應八國之援使之腹背受敵進退無所據自非老於謀國智於料敵者不能然也夫惟三代仁義之兵乃能正而不奇以制勝也歟

○宣公十二年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臣若水通曰書同盟譏也何譏爾不與其盟也譏失謀也春秋無善盟盟者忠信之薄也苟能以忠信相固結結固而不可解各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上下相孚於忠信之化使國無可乘之釁則楚雖强入陳圍鄭敗晉滅蕭

之謀焉能載湜乎顧不出此而徒盟誓於鬼
神而不謀吾心忠信之不可解右春秋書以
譏之不待乎人列國之卿而幾自見也宜其
盟血未乾將不免於塗地卒致寢門蒲胥之
辱析骸易子之慘而盟果安在哉謀之不臧
亦可嘆也已

○襄公九年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
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臣若水通曰鄭之受伐者何違子展之謀也
晉之同盟于戲者何用知罃之策也夫鄭之

見伐於楚欲從楚以苟安者子駟也請完守以老楚仗信以待晉者子展也子展之謀賢于子駟遠矣簡不用之而盟楚無惑乎今日之受伐也鄭之行成於晉欲圍鄭以激楚者荀偃也請還師以敝楚分軍而逆來者知罃也知罃之策過於荀偃遠矣晉能用之而盟鄭無惑乎後日之成功也是則進謀在臣聽謀在君鄭以違善謀而蒙辱晉以用善謀而成功君天下者可不審於用謀也哉

○禮記内則曰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臣若水通曰方猶對也物猶事也方物而出其謀發其慮則因事制宜而謀慮不過矣知謀慮之道則知仕止之道仕止者謀慮之知幾者也

○周禮秋官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輔志而弊謀

臣若水通曰此小司寇之職專以詢民者何哉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夫天下之

人心同此虛靈所謂聰明也一己之聰明有限而天下之聰明無窮况夫國之危國之遷國之欲立其君三者天下之大事而可以弗詢之衆乎故始則稽于衆而終則斷諸獨衆無不出之謀而己無不斷之志則大疑以定而事無不善矣然此豈可易能哉亦在於忘己而已忘己則衆自盡衆自盡則謀協謀協則天下之聰明皆己之聰明沛然而無疑也

○論語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臣若水通曰慮者謀也憂者患害也遠謀莫過於道道無窮盡以道存心體認天理則自

一念之微以至四海之廣自一息之間以至千百年之遠皆道也道無不善善無不吉何憂乎反是則未能貽四海之憂而憂先及其身未能致千百年之患而患先見於瞬息之頃矣世之人君觀此可不爲寒心哉夫惟篤於學慎於動則可以免矣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臣若水通曰如之何如之何乃反覆慮於心謀於人之辭也爲政爲學皆當如此庶有進修之幾而爲政者尤不可不謹先儒有言善

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謹微之道在於熟思而審處是以欲興一念作一事取一物用一人必思諸己謀之人真見其爲天理之公然後行之如此則不至於逆人心而悖天理危亡之禍可免矣苟或不然徒率意妄行以取一時之快一旦禍敗將至雖追悔無及聖人所謂吾末如之何也禹之告君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在堯君賢相猶拳拳致謹若此而況於其下者乎後世君臣欲審於幾事者必自安汝止始

○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illegible]

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臣若水通曰學之要在隨處體認天理而已體認者心思之用也故曰思則睿睿作聖孟子曰思則得之苟於視聽色貌言事疑忿見得而各致其思焉則書所謂慮善以動動惟厥時隨處體認而天理見矣夫事雖九而思一也一思之通乎九事如土之通乎五行記曰聰明聖知達天德思之用廣矣大矣

○孟子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

臣若水通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故人之知

幾應物皆本於心心之是非之矩譬物之有
權度也差毫釐而謬千里其本體惑矣故權
度立而輕重長短之差見矣本體立而是非
邪正之分明矣故謀事者必正其本以揆萬
變君子絜矩聖人不踰矩古之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親親而後仁
民仁民而後愛物分定故也然則君人者可
不講於心術之微以爲制事之本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五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

謀慮下

○左傳成公八年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呉假道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

臣若水通曰書稱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此古之聖王思患預防之道也莒子以國僻忘虞非謀國深遠之慮也申公巫臣其智矣乎

○襄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臣若水通曰夫學與政合一者也孔子論政本於修道以仁又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產雖未知聖學之道其言政暗與之合其曰思其始而成其終無倦之謂也又曰朝夕行之行無越思以忠之謂也使子產從事於聖門之學則必知王道之政教而不徒以乘輿濟人於溱洧矣故君相以知學爲貴

○襄公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

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爲豈爲一人行也子服
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不恤誰遑
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
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
行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爲非爲楚也饑寒之不
恤誰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爲之備
公遂反

臣若水通曰魯襄公之行止而謀之臧否決
矣且公之如晉果爲楚國邪則叔仲之言似
爲是抑爲康邪則子服子之言似爲是公將
奚適哉或曰爲康王者從邇也爲楚國者圖

遠也利民者寧遠毋寧邇是皆不然公謀行
之初志結康王之好以孚楚國之人爲是謀
者遂哭於康王之尸畢平生之志以及楚國
是兩得也惜乎其不出此故善謀必本於學
穆子之言得之矣
○國語魯語叔孫穆子曰君子是以患作作而不
衷將或道之是昭其不衷也
臣若水通曰穆子魯卿叔孫豹患作慮患其
所作也衷中也不得衷以亂事也季武子背
盟伐莒以動諸侯之兵穆子幾不免矣廼能
慷慨舍生不爲貨免且懼作之不衷以携社

卿之心可謂明且遠而慮患深卒以庇魯之
宗宜矣然則君天下者其可不作事謀始而
思所以善其後乎
○晉語宮之奇曰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
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
臣若水通曰宮之奇虞大夫留外寇謂舍晉
軍於國也去闇應外之忠安身行事之信皆
謀慮之深者也虞公舍晉軍於國而導之虢
可謂能去闇安身深長之慮乎使虞公能用
宮奇之言豈至危亡也哉後之爲人君者觀
此亦可以爲不用臣下謀慮之戒也已

○晉語郭偃曰夫衆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濟内謀外度考省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

臣若水通曰偃晉大夫監察衆口以爲戒謀事揆義而後行内謀於心外度於事日自考省不倦習而行之戒備之道畢於是矣天民一也輿人之言天心在焉君子鑒惠公之隕師亦可以知懼矣爲人君者誠能内外謀度戒而後行則動罔不臧而天人協應矣可不愼哉

○楚語藍君亹曰君子臨政思義飲食思禮同宴

思樂在樂思善

臣若水通曰思者衆善之原也平仲立威於樽俎子罕慟哭於陽門自古忠賢之臣未有不慷慨竊歎於時者也然孰與訏謨遠猷之爲賢哉苟能隨事而致思不溺於飲食宴樂之間則撥亂反正變危爲安猶反掌爾而何以徒付之竊歎爲乎此吳楚之辯子西自屈於藍尹亹也爲人君者其愼之哉

○漢獻帝建安十年冬十月秘書監侍中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

臣若水通曰荀悅申鑒稱爲政之術先屛四患乃崇五政關於國家興亡之大致其立論遠而慮患深矣時君不之省而禍亂遂不可救也惜哉後之有志於天下之治者宜無忽於忠謀焉

○劉備詣諸葛亮凡三往乃見因屛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

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
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
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
府之國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
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
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
結好孫權內修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
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
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
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臣若水通曰謀貴遠不貴近貴大不貴小孔

明有荆益定三分人皆以其謀之善而不知
其爲第二義而其志則遠矣大矣孟有荆益
以爲國資而不在於荆益也定三分以爲巳
援而不在於三分也恢復大業非此莫能遽
濟爾惟杜甫詩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許謨遠
猷甫蓋知之矣

○晉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作徙戎論曰
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
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今因其衰敝宜及兵威
方盛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情安集之又曰聖
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道不著

而平德不顯一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立
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若憚暫擧之小勞而忘
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
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又曰夫爲
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
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

臣若水通曰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古之
聖王嚴華夷之辨非特人道爾其天道陰陽
之介當然也江統之論察微知著超然爲識
治君子矣惜其論不及此使華夷之義未明
於天下而徒以區區利害計之爾洪惟我

聖祖高皇帝迅掃胡元驅之北土明華夷之分辨陰陽之介人道明天道清眞所謂刷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萬世之遠猷矣近聞河套之胡歲居其土漸以爲安可慮也

聖明宜訏謨遠計逐而出之使不知我土之可安而華夷混淆也萬世幸甚

○齊明帝建武元年春正月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以爲陛下耳聽灋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思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嗇神養

性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天下治矣帝頗納之

臣若水通曰書稱不役耳目百度惟貞夫百度者心思之則也心思正而萬變決矣故大學能慮本於知止明帝多役其耳目心志之神可謂之訏謨遠猷乎韓顯宗諫之是矣惜乎其止於嗇神養性保壽而已是故人君之學必養心存神以神天下之化可焉

○唐太宗貞觀元年十二月上謂黄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勑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

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已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已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内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並聽則公唐之政事謀始於中書審駁於門下所以集衆人之見以同歸於公是也然而謀生於心也有公天下之心而後能謀天下之事人君不在於得謀

而在於得人使居中書門下者皆無非人則謀無不臧而同於是矣煬帝之世人皆尚同於非爾用非其人安得不至於是邪

○劉向說苑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蓍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

臣若水通曰人君之於天下一日萬機而謀慮不可以不謹也故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言先諸已詢諸人而後謀之卜筮而鬼神無不依也向之所言似合於聖人之指矣但先諦於謀慮乃訪之

白屋詢于芻蕘而後考於蓍龜可也若先考
於蓍龜矣而又闕之白屋芻蕘焉不已褻神
之謀邪此洪範稽疑之序所以必先諸己次
之以人而終之以神而謀無不善也雖然謀
慮尤其基也誠能隨事體認務有以察見天
理之實天人固莫違矣否則中無所主又何
假於外哉此人君之心所以貴有主也
○班固白虎通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
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臣若水通曰謀之臧否事之廢興成敗關焉

是故物我人神一理也謀及卿士庶人人
協矣謀及卜筮鬼謀協矣合人鬼於一心夫
然後能一天下之理也其古之深謀遠慮者
歟

○張載理窟曰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
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
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

臣若水通曰善謀慮者之於政治也猶其於
學也善謀事者於平心得之善爲學者於中
思得之張載之學蓋得之於精思者也故有
得則疾書之程顥謂之曰大率有強探力索

之狀而無優游自得之氣願更完養思慮他
日自當調暢然則載之此言蓋深有感悟於
程頤之說也乎大虛靈不昧者心之體也吾
心之體立則天下之理是是而非非者見矣
於思慮也何有舍是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本體惑矣安能害謀乎

○程顥劄子有云或謂人君舉動不可不慎易於
更張則為害大矣臣獨以為不然所謂更張者
顧理所當爾其動皆稽古質義而行則為慎莫
大焉豈若因循苟簡卒致敗亂者哉

臣若水通曰語有之琴瑟不和必取而更

之乃可皷也夫更張所以求其和也更張之
當否在謀慮之是非不可忽也何者當否見
于事也是非生於思也故更張非以爲害也
非其道則爲害也是故君子必慎之於思也
易曰革言三就夫革而至於三就則亦慎之
至矣伏惟
聖明處大寧之世容有不和之弊矣如有所更張
焉盍求之易哉
○程頤曰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直慮及
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不遑恤其身
臣若水通曰夫慮之遠近繫於學焉而已矣

君子所學者大故所慮者遠小人不學故不知所慮也嗚呼一念之發忘其身以至於禍及其親雖追悔亦無及矣甚矣學之不可不豫也易曰懲忿窒慾其學之道乎從事於此其寡過矣學者尚勉旃哉

○張栻經筵講義有云夫治常生於敬謹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為國者而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懷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饑寒若己饑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

所由興也歟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事治亂敬肆二言盡之矣天下之治亂生於敬肆敬肆生於一念苟一念而敬焉則上下內外化之皆思勞勞則善心生然而不治者未之有也苟一念而肆焉則上下內外化之皆思逸逸則惡心生然而不亂者未之有也故敬謹驕肆之審實為萬世長久之謀也嗚呼讀所其無逸之篇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亡夫興亡之迹相去之遠如此其初也直一念之微爾為人君者可不鑑哉

○司馬光曰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發奢泰之端甘言卑辭啓僥倖之塗附耳屛語開讒賊之門不惜名器導僭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奪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狎翫未覩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比知而革之用力百倍矣

臣若水通曰初也者端也端也者事之始也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夫六者之端啓而天下亂矣救其亂則難爲力治其端則易爲功故君子圖難於其易以遠禍亂也雖然敝未極而可以救藥者未見其可畏也敝而至於見

其可畏則恐無所用其畏也已爲人君者鑒
先之言其可謀之不臧也哉
○程顥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
思至於再則已審三則惑矣
臣若水通曰孔子稱學而不思則罔故曰思
者聖功之本思之於人也大矣故凡天下之
爲惡者弗思爾思之思之又從而思之思之
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乃精誠之極
也雖然君子可思也不可過也如其過也弊
斯至矣此季文子所以不見與於孔子歟今
之學者必思無邪而後可也

○國朝洪武甲辰四月

上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有未周及旣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旣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爲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其便苟有不善豈徒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

臣若水通曰我

皇祖諭侍臣及此卽君子作事謀始之心也始者念之方萌易之所謂深與幾也謀者心之妙

用易之極與研也惟能極深研幾則由中達外天理克験智慮洞徹自能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至於過舉而能悔之更之者鮮矣理苟未明於初而欲智慮周悉於後胡可得哉

皇祖極研幾之神而猶欲羣臣輔之其靡盈之盛節矣乎

○洪武元年四月

皇祖命工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

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起居注詹同
等頓首曰
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
太祖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
生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
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
臣若水通曰夫立教者言不如意意不如象
圖所以示象也觀其象則意得而言忘矣我
太祖高皇帝建極之初思亂亡恒起於安寧也遂
命工畫古孝行及艱難戰伐之事爲圖以傳
子孫俾之朝夕觀覽蓋其意不以開萬世帝

王之業爲難而以保萬世帝王之業爲貴可
謂貽謀之遠者矣故後世子孫處富貴而不
驕享治平於不替良以
遺訓之具在也伏惟
皇上時加觀覽警於心謹於身勤於政以能保帝
業於無疆則天下幸甚
○洪武十二年
上與翰林待制吳沈論持身保業之道
上曰人當無所不謹事雖微而必慮行雖小而必
防不慮於微終貽大禍不防於小終虧大德謹
小行而無巳者則可以成大善忽細事而不戒

者則必成大惡常人且然況人君乎沈對曰
聖慮及此誠社稷永安之道
上曰安生於危危生於安安而不慮則能致危危
而克慮則能致安安危治亂在於能謹與否爾
臣若水通曰人君保業之道在於持身持身
之功在於慎獨
皇祖所謂微與小即獨也一念之方萌也於此而
慮則察之精矣於此而防則守之密矣慮且
防則遏其欲而存其理矣由是微而顯小而
大皆天理流行咸天下之善治獲社稷之久
安矣反是所謂禍與危豈能免哉

皇祖諭侍臣及此得慮微防小之要而知安危倚伏之機也邪人君處富貴宴安之餘忽畧於微小多矣苟欲無惡於志尚當以

皇祖之言爲法

聖學格物通卷之六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

感應上

○易中孚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臣若水通曰此中孚卦九二之爻辭陰幽隱之處也靡作縻慕悅之意也九陽剛二中位以剛德而居中位與九五剛中相應故有鶴鳴子和我爵爾靡之象蓋二臣而五君也君臣感通之道誠而已矣誠者心之實理上下同然者也故彼感此應有不期然而然者若不誠則心貳心貳則勢離亂之所由生也上

下一於誠而其志同如腹心手足之一體矣以之作事何事不成乎然則君臣相與感應之際可不誠哉

○咸彖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臣若水通曰天地之與萬物一氣也故天地之氣相感則太和絪緼而化育成矣聖人之與萬民一心也故聖人感之以吾心之理則丕應徯志而和平致矣天地以氣聖人以心其所以感應者理一而已理一即性一性一即情一情不可見以其所感而見之爾故天

地聖人之感人物而無不應者以其情性之同也故即其所感觀之天地萬物之情見矣人君能得人心同然之理有感而必通矣天下其有不和平者乎故不必求之天下之人心而求之吾心焉可也

○咸大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臣若水通曰澤雖在下而性好潤山雖在上而土性疏通受潤二物之氣相感通有以虛受人之象君子觀此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虛中者心無一物也心無一物則誠矣故咸感也不從心以無心而感物則物無不應矣

是故感通也者心之神也虛也者感通之本
也天理也非以虛受以吾心之理相受也

○書虞書大禹謨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臣若水通曰此大禹陳謨於舜之言也惠迪
從逆猶曰順善從惡也禹言吉凶之於善惡
猶影響之於形聲天道人事感應之速如此
漢儒董仲舒亦曰臣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
畏亦此意也爲人君者一念之發即有感召
可不愼乎

○大禹謨三句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
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

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兹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臣若水通曰十日爲旬逆命謂不服征也贊佐也屆至也帝舜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日非一日也祗敬載事也齋莊敬慄戰懼夔夔莊敬戰懼之容也允信若順也誠感物曰誠班還振整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皆舞者所執也兩階東西階也格至也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未可威服故贊佐於

禹以爲惟有動天之德者必能感通之遠而無所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乃舉天道以爲滿則損謙則益欲其法天道以益德也又舉人事言舜耕歷山往田之時日號呼旻天以不順父母之故自負其罪以自引其慝不敢以爲父母之罪慝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夔夔齊慄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故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而底豫焉然非特人事爲然也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焉夫以天道既如彼而以人事神明又如此而況於苗

民乎大禹乃還兵振旅舜乃大修文命德教七旬而有苗來格也夫天道至遠也瞽瞍至頑也鬼神至幽也苗民至難化也而一念修德足以感格之者何邪盖天地人鬼之理一而已矣故一念之邪正天地鬼神莫不鑒之愚民莫不知之然則人君念慮可不敬謹於獨乎

○夏書禹貢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臣若水通曰台我也以禹而言距違也史臣紀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之外又有敬德之化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禹之所

行也蓋聖人過化存神感應之妙有如此者亦在乎一心之微爾人君欲致天下之化者當自敬德始焉

○商書伊訓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有夏先后謂禹也懋勉也方且也暨及也咸皆也若順其性也言夏禹進德之功亹亹未已上天無有災異山峙川流鬼神享祀無有不安寧者至於鳥獸魚鼈之微無不順其性也由此觀之罔有天災亦莫不寧者其天地位乎鳥獸

魚鼈黿咸若者其萬物育乎蓋禹德旣修則以吾心之中和召天地萬物之中和感應之速有如此者後世人主以敬爲無益謂天不足畏無恠其災眚迭至而覆亡相尋也歟

○太甲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也言先王於困窮之民若己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從其命而無不心悅至其鄰有邦之民莫不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若來則我無罪矣夫

民悅於服命而鄰國之民不君其君反以湯爲其君而待其來人民之向背無他一心之感應爾矣然則爲人君者可不愼所以感之者乎

○咸有一德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臣若水通曰此伊尹告太甲之言也言天之佑商非天私我商也天之所佑者在一德爾商之得民非商求于民也民之所歸者在一德爾一德者純一之德即天理也天人心有一毫私意之雜則天理息矣不雜則不息矣

息則一故天與民歸非歸商也歸一德也蓋一德者天民一者也人君具此一德而上下應之者何邪以一體故也故人君者一念一則天人合一念二三則天人離天人相與之際可不畏哉

○周書無逸君子所其無逸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篇中語也蔡沉曰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矣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臣謂以無逸爲所則隨處隨時有兢兢業業之念人心不死而天理常存矣人君居至尊

之位多縱驕逸以至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皆坐此爾周公無逸之一言真可為萬世人君燕安痼疾之藥石也歟

○詩大雅文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

臣若水通曰穆穆深遠之意於嘆美辭緝續熙明也止語辭假大也此詩言穆穆之文王嘆其繼續光明而能敬止以膺受天命之大如此有以見天人之一氣也氣一則理一矣理一則心一矣心一則其感應之機一矣是故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之所以為天也文王之德緝熙敬止純亦不已則其心即天

心理即天理氣即天氣實與之脗合無間也感應之理有不期而然者矣苟敬德弗修徒以籲天求應至於封禪禱祀以徼福利特棄天褻天爾後之人主知天人之一理可不敬德以為祈天永命之本乎

○周頌烈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

臣若水通曰無競者聖人無心之感也不顯者聖人至德之淵深也訓刑皆法之之意夫天下之大感應而已矣感應之道自然而已矣自然者無心者也不顯者也天地之常普

萬物而無心故不言而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物之應者勃然矣聖人之常順萬事而無情故無競而四方訓不顯而百辟刑人之應者翕然矣此無他無心之感不言之化其理同則機之自然者不容已爾故人主不患天下之不應惟患其無所以感之者爾

○春秋桓公元年秋大水

臣若水通曰宋儒胡安國謂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幷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致陰沴宜矣

臣謂桓之弑逆起於一念之不善而上天陰沴之應其速如此其可畏哉然則爲善者感

動於天其機亦當如此矣人君戒懼慎獨以養其中和之德致之於家國天下則天地之位萬物之育亦其理勢之必然也道豈遠乎哉功豈難乎哉在一念之微爾

○成公元年無氷

臣若水通曰宋儒胡安國謂寒極而無氷者常燠也洪範傳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臣謂天道之陽舒陰慘人君之仁育義正天人未始不相通也成公幼弱縱臣失政亦猶天之

陰陽易位故宜寒而燠此感彼應捷於影響
有天下者能審其感應之機五服不濫五刑
不弛則陰陽合德而慘舒同運矣
○禮記檀弓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
而曰不可公曰我其已夫使人問焉曰有虞氏
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
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對曰墟墓之間未
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
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
疑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
民其不解乎

臣若水通曰敬信禮義誠慤人之心不假外而有者也其感其應不假物而然者也故不言之信無心之感天下之至感至信也君天下者躬修其德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以純王之心成純王之治有不難矣何也以其先得民心之所同然者也

○樂記曰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

臣若水通曰寂然不動心之本體也感物而動心之應用也心之感應故不能無聲聲之

感應故不能無音宮商角徵羽之相還清濁
高下之定位成焉故音之起由人心生也是
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樂記曰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
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
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
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於
物而後動

臣若水通曰噍者竭而無澤也殺者減而不
隆也嘽者闡而無餘也緩謂紓而不迫也發
者生而不窮也散者施而無積也直者無委

的也應者有分辯也和不乖也柔致順也皆聲之應也哀樂喜怒敬愛皆心之感也夫聲者心之宣也有是心則有是聲故聲音之道誠之不可掩也是故可以知感應之道矣爲人君者可不正其心以爲感應之本乎

○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

臣若水通曰有血氣心知之性無哀樂喜怒之常本其未發者也感物而動本其已發者也故感於可矜而有惻隱之心感於可怒而有羞惡之心感於交際而有辭讓之心感於

得失而有是非之心斯眞心矣故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者非人也君子覩其感通之幾而聖學可至矣

○禮記孔子閒居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臣若水通曰聖人與天地如人之一身無不相通其痛癢忻戚無不相應者清明則心無私欲至虛而靈故志氣如神而足以前知是故凡所願欲之事將至必先有以開發其朕兆者猶天將降雨山川爲之先出雲聖人一心之感應亦如是而已爲人君者可不清心

凝神以爲感應之本乎

○論語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臣若水通曰甚矣上下感應之速也其機使之然爾曷謂機理一而已矣理也者人心之所同然而上下達之者也禮義信人心天理同然之機也故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各以其類而應焉如志氣之相感一體之貫通也非夫聖賢之心學足以通天下之志者其孰能與於斯

○中庸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

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臣若水通曰中庸此章言自至誠以下者當
用力以求至於誠也蓋天理根於人心雖昏
愚之極天理猶有以時發見者孟子所謂四
端此所謂由也人能因其天理微處擴而充
之以至其極則無小大克萬殊之善協于克
一也是亦無異於至誠矣由是而形則睟面
盎背由是而著則暢於四支由是而明則發
于事業由是而動則四方風動由是而變則
人皆舍舊從新由是而化則人各反其眞而
不復舊而天下化成矣夫誠也者譬之樹木

之有枝幹花實而生生不息焉一氣之感應也至此則中和極致而位育兩全有本者如是也人君欲感人心而化成天下者盍於致曲求之

○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臣若水通曰王霸之辯如玉之與石然究其本則德與力誠與僞而已矣蓋王道則本之德而由於誠伯功則本之力而出於僞以力

服人則無以得其心已以僞感人以僞應也以德服人則得其心已以誠感人以誠應也故五伯莫盛於桓文姑以其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成湯之興東征而西怨文王之作大畏而小懷其人心之服與不服爲何如哉雖然先儒程顥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又曰其要只在謹獨究其德力誠僞之分則又係於人君一念之微爾君天下者有志於王道盍亦反其本矣

○左傳隱公元年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

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

臣若水通曰天下之禍莫大於間間則疑疑則僭僭則亂矣是故間者聖王之所必去者也平王既任鄭伯父子為卿士而欲貳於虢

則是君間其臣也鄭伯怨王則是臣間其君也君臣相間天理滅矣間而不已至於交質又不已至於交惡史從而書之若固然者則冠屨倒置天地反易一時之化人心盡死而九法盡斁矣盖由平王一念之貳之感應也平王暗弱不足論也鄭伯父子有緇衣之賢者然且至於是鄭之得罪也不亦大歟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寳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臣若水通曰晉文公守伐原之信誠矣乎曰
誠與僞不容以髮者也易之革曰巳日乃孚
革而孚者也其曰未占有孚孚而革者也誠
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哉文公之伐原也刻
日持糧而克諜降退舍而待觀其進退同一
貪取之心也其誠邪僞邪夫惟大易之感聖
人之感天下以無心也

○周語內史興曰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
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
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
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

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又曰樹於有禮艾人必豐

臣若水通曰忠分則均者謂心中不偏故處物得其平也攜離也樹種也艾報也豐厚也禮者天理之形體也忠信仁義禮之本也忠分仁行信守義節上之所以感人者誠矣無怨無匱不偷不攜下之所以應上者至矣故曰禮以觀德德以卜世晉侯之郊勞恭命則其興可必矣況

天子有天下之大其可不以忠信仁義存心以禮自守以濟豐亨豫大之福哉易曰視履考祥

此亦。謂也

聖學格物通卷之七終